



华为给基层员工加薪意在“瘦腰强腿”

张运辉

一则新闻搅动着广大打工者的心：“华为启动13/14级基层员工的调薪，平均涨幅30%，部分甚至超过70%，新招明年底生起薪1万元。华为因此每年将多付出10亿元”。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太好，外面就业形势也不太好，别人都在“拧毛巾”降成本，但华为逆势大幅度加薪意味深长。这次基层13/14级加薪后，华为很多员工出现薪酬倒挂现象，中层15/16级薪酬也显得不太有竞争力，也伤害了很多人的工作热情。华为为什么这么做呢？

先看看华为的员工构成模型。华为最近几年年均招聘大学生两万人左右，一般这两万人工五年后只会留下10%左右，即两千人，另外90%的人

会逐步离职。后面新招的人会继续这个“1+9”模式，最后就是沉淀下来的少部分老员工作为干部和专家，来带领不断更新的新员工。

留下来的两千人中，他们能力未必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符合华为要求的，最符合华为要求的就是最能吃苦的。

华为员工加班，华为干部一般也在加班，而且干部加班更厉害。华为的不少员工一旦升职为干部，都从南山搬到坂田附近的万科城居住，因为这样上下班更方便，而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些干部面色黢黑。

再说说那些占比90%的从华为离职的员工。在华为工作几年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孩子，就不能还像前几年那样拼命，每天工作到深夜，他们也想

享受生活；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能加班加点的员工不符合华为的企业文化，因而算不上华为的合格员工，于是这部分员工离职也正中华为管理层的下怀。如前所述，工作五年左右，是这部分员工从华为离职的时间临界点。

按照华为的规划，2013年上半年内，公司的离职率需要达到9%，重点淘汰工作五年以上的15/16级员工，半年考评时，很多C/D评级指标也给了15/16级员工。华为一边淘汰优化中间层，一边大幅度提升了基层薪酬水平。两相对照，华为的目的不言自明。

2005年后华为招聘了大量员工，这部分员工到现在很多都是15级以上，薪酬待遇也上来了，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不太好，而这部份员工离职量不够，导致华为人才结构中腰身太粗。与

此同时，华为基层员工薪酬竞争力不强，导致公司的基础不够扎实，使得华为的下一步发展面临挑战。

所以，这次华为给基层员工大幅度加薪，同时优化中层人数，其实是一种变相地控制并改善身材，以求提升公司的整体战斗力。简言之，就是瘦腰强腿，把那些成家立业不符合华为艰苦奋斗要求的中层淘汰掉，再次塑造富有战斗力的人才金字塔。

除了控制优化身材外，华为给基层员工加薪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后续基层员工的年薪总包中，年终奖和分红会大幅度下降，基层员工的主要薪酬来源于工资。从这里也可以发现，华为逐步改变了以往的薪酬激励模式。这也对华为的表面薪酬竞争力带来大幅度的提升。

以前，华为员工的年薪中一半以上

是年终奖和分红。随着虚拟受限股总数的增加和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分红比例越来越低，对大家的激励作用越来越弱。对新员工来说，华为的股票也逐渐沦为鸡肋。

华为这次降低配股和分红也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分红退出华为的激励总包后，后续分红收益率也会继续降低。任正非在2012年4月份的讲话中也提到，未来华为将逐步降低分红，把利润拿出来做奖金，激励奋斗在一线的员工。

华为这次大规模提升基层13/14级员工薪酬，主要还是为了延续华为的用人政策，即：一个“骨干”，带领“九个流水的兵”。骨干用以传承文化和技术，不断更换的年轻有活力的兵则可以继续拼命，这样就能保持华为艰苦奋斗的企业文化。

(作者系深圳财经评论人士)

香火不绝的大师们

木本

马云上学的时候，定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工作了，似乎就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好员工、好老板；于是在喜欢剑走偏锋的“特异功能”大师王林面前，他便只有“好奇”的份儿了。假如他当年竟也能够不务正业地去享受一下张香玉大师宇宙神功的恩泽，在经历了那极富魔幻色彩的授功大会的场面上后，王林那不值一哂的雕虫小技，就一定如杭州的毛毛雨一般，很难令其“好奇”了。

不绝如缕的大师，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真功夫”是很难创造出市场并行走在江湖的；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后继者还总是能吸收前仆者的经验教训，闯荡出更高妙的路子来。

比如，在张香玉们的时代，大师们普遍走的是“群众路线”，大网一撒，颇有扫尽天下的气势。如此路数，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但风险也实在大得很，毕竟村夫乡妇、升斗小民们追随大师，所求都很具体，或为免灾祛病、或为健体强身、或为白日飞升，一旦所求不应，往往就会因心疼钱财而啸聚，并最终形成“群体性事件”，大师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

后来者显然就因此聪明了许多，陆续出现了一批专走“高精尖”路子的大师，王林大师应该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吧。从网上流传的照片看，大师的合影者档次都高得很，由此可见王大师确实下了“血本”。与前辈大师相比，走这条路，就要安全、惬意得多，不但收益上一点儿也不逊色，最重要的

是，即使不小心露了马脚，也不用担心“顾客”翻脸打上门来。名人都是聪明人，而聪明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绝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也居然会上当受骗，最多不过整出些“好奇”的理由来，嘻嘻哈哈一番。

但不幸得很，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王大师们的“神迹”只要不小心在网络上露出一鳞半爪，必然会轰动着引起围观；而围观一旦形成，大师们再动手脚就相当难办，最终也就难免张香玉似的回归。王林大师毕竟还算身手敏捷，一看情势不对，马上就土遁香港。饶是如此“厉害”，现在被逼得也居然要嗫嚅着发个很莫名其妙的“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出来，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穿墙破壁”、“灵魂脱壳”、“乾坤大挪移”的法术竟然也怕共产党吗？

如此看来，王林大师终于也可以如前辈般谢幕了。这样的结局，大概再一次伤害了那班虔诚的信众。不过没关系，中国的土地上似乎从来不缺大师，估计用不了多久，又会有什么大师、天师下凡来，慰藉他们那落寞而脆弱的心灵了。

大师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还是需求在发挥作用。“穷算命，富烧香”。你看，似乎无论什么人都希望能得到大师的帮助，佛陀的保佑。贫穷、窘困之人，脑筋不够使，希望大师指点迷津，得窥天机，改善命运，似乎还真是情有可原。而富贵者，都是古怪精灵之辈，聪明得紧，居然也醉心这一套，就颇有些奇怪了；更有甚者，平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钻营，事到临头，却希望一炷香就能把所有的债务剥离得一干二净，也真是忒小看头顶上的那尊泥像了！

对世间绵延不绝的大师、神迹，林

则徐曾经对世人有过很精辟的劝诫，现在重温一下似乎大有必要：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不过，林先生离开我们许久了，他的话估计也没人爱听。现在是太平盛世，富貴者众多，有钱有闲了，“饱暖思那个啥”一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为大家健康计，实在闲得没事儿想“好奇”了，与其观赏从脸盆下扭曲出来的冷冰冰的草蛇，还不如享受一下美国魔术师克里斯·安吉尔的“逃遁术”或者英国魔术师史蒂文·弗雷恩的“水上漂”，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挑战性都要比王林强得多。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中国的土地上似乎从来不缺大师，估计用不了多久，又会有什么大师、天师下凡来。



【温酒论道】

若从创造更多的食物着眼，修读农业科目，就能把握未来农业大发展这一历史机遇。

未来农夫比投行家更吃香

温天纳

笔者心中一直有一对比喻：“投资银行如借人，商业银行如农夫”。这对比喻比照着看，凸显了投资银行业务的特征：与传统银行的存贷业务的稳定性不同，投资银行的业务高度不稳定，近年来随着竞争加剧，这种不稳定性更加突出。

笔者认识一位投资银行的女性中层人员，去年底她向笔者诉说自己的苦况，结果她在今年年初就加盟了一家在香港新设立的投行。近日，她拜访笔者，言语间绝无丝毫喜悦，只是表示了新公司或许容许她在业内呆多几年。

笔者听罢，也摇头，劝告女性友

人，勉强留在投行有何作为？既然这位女投行家早已对该工作失去兴趣，若只为了钱，又有何意义？来日方长，既然工作不称心，为何不寻找一些更有前途的工作去发展？

有趣的是，笔者早前读到一篇文章，主人公是一位欧美重量级金融界人士。在他的心目中，金融市场已经失去魅力，他劝告同学们应该在挑选大学学科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金融系。

投行如猎人。而上文提及的金融界前辈并没有劝勉同学们去当“猎人”。相反，他劝告同学们应该去当“农夫”，因为农业在未来将会是全世界最有前途的科目。他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将迅速平淡化，最终没落。

在环球市场在去杠杆化的同时，

金融行业的剩余“水分”也将被挤走，投资银行家赖以生存的市场流动性也将随风而逝。一份每天要通宵工作的“投资银行”职位，若没有花红，又朝不保夕，最终谁长期坚守？

投资银行业有着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入行已经不容易，坚守必然更难。一个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就算可以入行，也要捱20年才可以独当一面。当你有议价能力的时候，若遇上2006年、2007年的繁华盛世，你当然可以将数百个月的花红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若你遇上2008年的金融海啸，换来的可能是零花红，甚至是裁员。

金融市场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8年为止的确十分兴旺，但是在目前去杠杆化的潮流中，金融业也将萎

缩，银行家的发展大为受阻。至于大学生应否改行选择去务农，这点就要商榷一下。

世界上选择商科甚至是修读MBA课程的人的确不少，单是美国每年就提供了超过20万个MBA学位，再加本科和在环球各地修读相关课程的朋友们，每年准备加入金融行业的总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大家一起争饭吃，竞争自然激烈，挤入金融圈子里的大学生很容易会被赶入绝路。

欧美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可是当地政府持续向金融行业施压，不断推出新的监管条例，大幅减慢市场的发展，银行家实在难以生存。已经入行的没法选择，尚未入行的准大学生，尚有其他选择，若改弦易辙为时未晚。

要不要放弃投行而选择务农？冷静分析，去当农夫的理由的确充分：目前没人喜欢修读农业科目，中国崛起，环球对食物需求大增，加上没有人愿意当“农夫”，导致发达国家的农民大部分都已达古稀之年，人力资源上已经出现断层，整个行业将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在新兴市场人口不断上升的同时，食物却供不应求。因此，若从创造更多的食物着眼，修读农业科目，就能把握未来农业大发展这一历史机遇。

未来获得巨额花红的可能不再是投资银行家，在马路上开着跑车风驰、在米芝莲餐厅豪吃的，可能也不会再是投资银行家。因为在这场龟兔赛跑当中，最终跑赢的可能会是“农夫”。

(作者系香港资深投资银行家)



高温放假：空调房里的臆想

周俊生

热！热！太热了！今年的中国大地，从南到北演出了一场“火烧赤壁”的连台戏，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倍感煎熬。在上海，今年的7月份已经创造了有气象纪录141年以来的高温新纪录，在浙江等地，极端最高温度持续多天在40℃以上。在上海的人民广场，有人把一块生肉加好佐料放在平底锅里置于太阳底下，不到半个小时居然就成了可以吃的美味。一辆运载活鱼的卡车在高速公路倾覆后，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躺在马路上很快就被烤熟了。

因此，面对高温灾害，舆论呼吁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上海有一家媒体日前发表一篇社论，提出政府应尽快实施“高温放假”制度。作者说，在最高温度超过一定标准(比如38℃)时，政府应规定或鼓励企事业单位放“高温假”，因放假而造成的损失，政府可以视情况适当予以补贴。

别以为这些新闻只是有趣，肉和鱼在高温的炙烤下变得如此脆弱，人在高温下的命运也坚强不到哪里去。已经有新闻报道说，各地都有因为耐

不住高温而不幸中暑倒毙的人出现，可见这场高温已经成为十足的灾难。只是高温的灾害不像地震那样让人心惊胆颤，在高温中倒下的人也不像地震中的死难者那样要成为有关部门的统计指标。但是，高温灾害对人的生命的伤害并不亚于一场小规模地震和洪涝灾害。

但是，如今的假日，早已经纳入到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这个宏伟的总体目标之中，“黄金周”的出现使中国的旅游经济如火如荼，即使是此后为清明、端午和中秋这几个民间节日设置的“小长假”，政府的目标也是重在它们对旅游经济的推动。高温放假能达到这个目标吗？大家都窝在家里，这种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如今的假日，早已经纳入到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这个宏伟的总体目标之中，“黄金周”的出现使中国的旅游经济如火如荼，即使是此后为清明、端午和中秋这几个民间节日设置的“小长假”，政府的目标也是重在它们对旅游经济的推动。高温放假能达到这个目标吗？大家都窝在家里，这种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地铁里，最近发生了多起色狼骚扰年轻女子事件，比如有一个家伙公然动手解开了一女子的内衣纽扣。这些色狼受到法律惩处自不待言，但是也不能排除因为天气太热而引起的心律失衡，不是说有宠物狗因为高温的袭击而对主人反目成仇，扑上去把她

的鼻子都咬下来了么。如果放了假，大家都窝在家里，这种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如今的假日，早已经纳入到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这个宏伟的总体目标之中，“黄金周”的出现使中国的旅游经济如火如荼，即使是此后为清明、端午和中秋这几个民间节日设置的“小长假”，政府的目标也是重在它们对旅游经济的推动。高温放假能达到这个目标吗？大家都窝在家里，这种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在家里不出门，不再进行消费活动，冷饮店里雪糕的销量都要大幅下降，这样的假期对GDP增长起到的是反向作用，政府是断不可能接受的。而且，高温一般来说不是一天两天，像今年的高温有几十天之长，放假的话，考虑到它对GDP的摧残作用，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

其实，极度高温下要不要放假，早已是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了的，用不着政府再来发号施令了。如果政府规定高温必须放假，真正得利的只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效益蒸蒸日上的国有企业中的职工，至于那些正在苦苦挣扎的民营企业，它们早已在疲弱的经济衰退背景之下弯下了腰，一门心思的是这个高温天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商机，假期对它们来说，实在是个遥远的梦。不要说什么高温放假，就是那些国家已经

规定的假日，这些小微企业又怎么休息得起呢？坐在冷气充足的空调房里，是想象不到在高温炙烤下的底层民众的真正需求的。对于这部分民众来说，高温虽然难耐，但是在高温下挣几个辛苦钱更重要。前几天有报道说，杭州一位74岁的老人从事马路保洁工作，终因在烈日下劳作而丧生。大家看到新闻，都唏嘘老天的无情，却没有看到一个74岁的老者，即使是高级干部都已过上幸福的退休生活，可是在这样一个发达城市，却还有一位这样的老者不得不冒着酷暑辛苦劳动。即使现在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老者还在弯着腰扫路的时候，我们高谈阔论的高温放假，是多么地文不对题啊……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士)